

高宅



王佩飞◎著

少年朱光裕的父母、兄长被恶霸蒋百顺所害，长大后以炮手的身份到蒋府复仇。蒋百顺勾结匪首花长水到蒋府杀害朱光裕，但花长水贪恋蒋家财产，杀死了蒋百顺，欲栽赃朱光裕，被朱光裕手刃。朱光裕离开蒋府后，在“活神仙”李铁嘴点化的高墩上筑起了高宅。他以高宅为屏障，智取悍匪陆文龙、礼拒义子朱来福、死拼巨匪魏友三，名噪一时。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王佩飞 江苏泗洪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灵武市作家协会主席，银川文学院聘作家。发表中短篇小说等3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塬上》《儒仁的图腾》及中短篇小说集《日子的味道》《我心中的苦恼向谁说》等五部。

中篇小说《日子的味道》获宁夏第8次文学评奖一等奖，中篇小说《权术》获宁夏第7次文学评奖三等奖，《儒仁的栈道》获广东省第4届优秀报刊评奖中篇小说一等奖，《儒仁的图腾》获首届贺兰山文艺奖小说一等奖，《土地的魂魄》获第二届黄河文学双年奖，《乐天派老李》《座位》等获“惠达杯”征文最佳作品奖、首届精短篇小说征文佳作奖等奖项。

长篇小说《厚土》《儒仁的图腾》《高宅》分别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银川市重点扶持作品项目。多篇中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读者》《中华文学选刊》转载、点评。多篇中短篇小说入选《200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宁夏50年文学作品精选》等多种选本。

高宅



王佩飞◎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宅 / 王佩飞著. --银川:阳光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525-3227-2

I. ①高…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542号

高宅

王佩飞 著

责任编辑 谢 瑞 赵维娟

封面设计 张 涛

责任印刷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3273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25.1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3227-2/I·901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秋分之际，天色转凉，露水未寒，正是锦被缎褥，床第缠绵的好时光。蒋百顺搂着娇妻白玉兰，正销魂温柔时，突然，一束手电筒的光束刺在他的脸上。

“谁？”蒋百顺惊骇地叫了一声，右手迅疾地伸向枕头，白玉兰则一把拉过被子，将头严严实实裹住，露出两截白生生的大腿直哆嗦。

“蒋老爷，别乱动！”随着阴沉的呵斥声，冰凉的枪口顶住了蒋百顺的脑门。

“你是谁？”

“我，马德胜！”

“是马兄弟？你，你想干什么！”蒋百顺惊疑地问。

“也不干什么，想和蒋老爷谈件买卖。”来说着从枕头下抽出短枪，“有劳蒋老爷把灯点着。”

蒋百顺哆嗦着起身，擦亮洋火，点燃了罩子灯。

这位不速之客正是与蒋百顺称兄道弟的匪首马德胜。

马德胜是成子湖地区有名的恶匪、“水鬼”花长水马子（股匪）的二当家，因长得方头长脸，面无表情，为人凶残，人称“马脸”。只见他手里端着盒子枪，腰上别着短刀，目光凶狠，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蒋百顺暗叫不好，这马脸是怎么进了大院的，莫非护院的都被他害了？蒋百顺忙穿了衣服，陪着笑脸说：“马老弟是贵客，今夜莅临寒舍，老哥我有失远迎。快客厅里请。”蒋百顺一面将马德胜往室外让，一面对床上吓得直哆嗦的白玉兰说：“你快起来，让刘嫂炒几个菜，我和马兄弟畅饮几杯。”

马德胜冷笑道：“谢谢蒋老爷高抬。这酒就免了吧。来人！”

随着喊声，闯进来一个右眼上长着紫色疤痕的土匪。“把蒋老爷请到客厅，小心伺候，等会我要和他叙叙旧情。”

“疤眼”瞄了眼床上的白玉兰，面无表情地一把抓住蒋百顺的胸襟，将他拖了出去。

蒋百顺知道马脸翻脸，大祸临头了，心里哀叹一声，悔不该让朱炮头去湖西逼债，这回我蒋家大院怕是要完了！想到此，人当即就瘫了。

蒋百顺是南城集有名的豪强，就是在整个淮阴城，也是排得上号的大户。蒋家大院墙高壁厚，前后筑有两个炮楼，防卫森严，由镖师出身的朱光裕悉心防守，加之蒋百顺本身就是个黑道人物，无人敢惹，说蒋家大院是安如泰山也不为过。可是，就在朱光裕去湖西收账时，遭了土匪暗算，而这个土匪却又偏偏是和蒋百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马德胜。马德胜熟悉蒋家大院，趁蒋家护院缩进炮楼打盹，疏于防范时，从墙上掏洞钻进了院里，摸上炮楼，制住了两个护院，然后毫不费力地将蒋百顺和白玉兰堵在被窝里。

白玉兰是蒋百顺的二房夫人，年纪还不到三十，长得十分俊俏，马德胜对她早就上了心。眼前，看着衣衫不整的白玉兰，马德胜更是欲火难耐，等疤眼提溜走蒋百顺后，马德胜伸手在白玉兰脸上摸了摸，欲成好事。白玉兰认得马德胜，吓得春目含泪说：“马爷你饶了我吧，我怀有身孕，不要脏了你的身子。”听了白玉兰的话，马德胜心有余悸，更怕大当家花长水不期而至，不想在白玉兰身上耽搁时间，便丧气地冲着白玉兰的身子吐了口唾沫，又心有不甘、恶狠狠地说：“老子今天罢了，看下回怎么拾掇你！”说罢气呼呼地出了屋。

来到客厅后，马德胜将邪火发泄到蒋百顺身上，狠狠扇了蒋百顺几巴掌，打得蒋百顺眼冒金星鼻孔窜血。蒋百顺可怜兮兮地说：“二瓢把

子有话好说，你可不能不念情分呀！”这一声“二瓢把子”犯了马德胜的大忌，他甩手又给了蒋百顺一耳光，气呼呼地说：“你眼里只有花麻子，何时把我马德胜放在眼里！你不但坏老子的好事，还作践老子。老子在你眼里连一千块洋钱都不值，现在你给老子说什么情分，晚啦！”

花麻子就是水鬼花长水。

蒋百顺听了忙说：“二瓢把子你大人不记小……”马德胜今生已经听不得别人再叫他二瓢把子了，尤其这话从蒋百顺嘴里一再说出来，更是如同揭了他心底的伤口，未容蒋百顺把话说完，抬手又给了蒋百顺一耳光，气急败坏地说：“二瓢把子怎么了，二瓢把子就不能挖你狗眼了。”说着掏出刀子利落地割了蒋百顺左边的耳朵。

马德胜对蒋百顺如此凶狠，是因为今年年初，他背着花长水绑了一个模样俊俏的闺女，只有十七岁，马德胜想留她做媳妇，无奈这闺女性格刚烈，宁死不从。马德胜要蒋百顺拿出一千块洋钱，给他雇只船把姑娘送他洪泽老家去。这事是瞒着花长水的，蒋百顺不敢做。花长水是个淫魔，在他的马子里，凡土匪绑了闺女、媳妇，都得他糟蹋过了，再赏给手下的土匪。要是有人胆敢坏了这个规矩，将被剜眼掏心处死。蒋百顺就让管家传信给了花长水，花长水大怒，认为马脸不但坏了马子的规矩，而且对他不忠，起了二心。立即赶到蒋家大院，见闺女果然长得水灵俊秀，便强行睡了。马德胜见事情败露，痛哭流涕地向花长水悔罪，花长水也忌惮马德胜手下那几个贴心兄弟，将罪过推给那位无辜少女，说她是祸水，惹兄弟生分，留不得，把闺女杀了。马德胜敢怒不敢言，心里自此起了与花长水分道扬镳的念头，也记了蒋百顺的仇。前时，花长水在成子湖里劫了赃大票，因分赃不匀，惹得匪众生怨，马德胜趁机发难，领着十多个贴心的土匪扯旗单干，第一票就选择了蒋家大院。

马德胜常来蒋家大院，对蒋家的院落布局、护院人手了如指掌，但他忌惮蒋家炮头朱光裕，故选择朱光裕外出期间动手，因而一击得逞。

马德胜知道蒋百顺狡诈，爱财如命，更清楚他和花长水的关系。花长水随时都有可能来到蒋家，他不敢在蒋家耽搁，故先来个杀威棒，击溃蒋百顺的意志，再起他的浮财。蒋百顺不知马脸和花长水闹翻了，所以还“二当家”“二当家”地叫着，只能让马德胜更加恼怒。

随着耳根软骨哧哧响动，蒋百顺杀猪似的嚎叫起来，马德胜抬脚碾了碾蒋百顺那只血淋淋的耳朵，在蒋百顺肥硕的脖子上擦着短刀上的血迹，恶狼似的逼问道：“金银藏在哪里？快说出来！”

蒋百顺被吓得魂飞魄散了，他生怕马脸再割了他的右耳朵，忙说：“在小院灶房水缸下面地窖里。”

马德胜让疤眼看住蒋百顺，亲自带人去灶房起财宝。

蒋百顺说的小院灶房，就是蒋家后院的灶房，马德胜在那里吃过饭。一阵乒乒乓乓的忙碌，土匪从地窖里挖出了一坛子银圆，还有几个银元宝。马德胜对蒋家的财富知根知底，一见才这么点东西，怒不可遏地跑到客厅，指着蒋百顺破口大骂：“姓蒋的，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好，你不舍财，那老子就要你的命！”

蒋百顺忙连声哀求：“马大当家饶命，马大当家饶命。家里的银圆被犬子拿到南京买枪派用场了，金条倒是有一些，可上回不是花……花长水拿去买钢板船了吗？蒋家成了空架子了。请大瓢把子看在以往交情上，高抬贵手，日后我一定多多孝敬大瓢把子。”

蒋百顺的儿子在南京军界闯荡，这马德胜知晓，花长水拿蒋家的金条买钢板船的事，马德胜从未听说，看来水鬼把蒋百顺骗了。马德胜的两眼，牛卵子似的瞪着蒋百顺，蒋百顺的脸上堆满了冤屈和惊恐，看起来不像是假话。

马德胜还是个小马子，很有点小富及安的小家子气，再加上蒋百顺这声“马大当家饶命”听得他心里尤为畅快，一时念起以往在蒋家吃喝嫖赌诸多好处，心想留下这个老小子日后还会有用处，故作大度地说：“蒋老爷，马某这么做也是被你和水鬼逼的，以你我交情，你不该和水鬼串通起来害我媳妇，坏我好事。现在我已另立门户，与水鬼各走其道，我就看在以往交情上不再与你为难。不过，日后马某到贵府来叨挠，你可不要烦恼。还有，过年时你给弟兄们筹上一万银圆花花。你有用得着马某处，就还按以往的规矩办，你看可好？”

听了马德胜这话，蒋百顺如同死囚犯听到了大赦令，感激涕零地说：“感谢大瓢把子宽宏大量！只要大瓢把子还拿我当朋友，就常来做客，我一定让大瓢把子尽兴。至于弟兄们过年时的花销，等我筹措好了，就差人送去。”

马德胜哈哈大笑道：“蒋老爷真是个明白人！只要你不亏我马德胜，我马德胜也不会亏待你。好，今天失礼了，下回有生意做，你我对半分。告辞了。”疤眼收起了银圆银元宝，拿了贡桌上两只明代五彩蟠龙瓷瓶和一些布料衣物以及缴的护院的那两杆快枪，和蒋百顺的那支短枪，在夜色中匆匆遁去。

这晚，时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秋分之夜。

二

马德胜刚出了蒋家中院的月亮门，蒋百顺扯了条毛巾，草草包扎了耳朵就往屋外跑，院子里静悄悄的，看来马德胜真得走了。蒋百顺转身跑到屋后，冲着围墙上的哨楼喊了一声，上面无人应答，看来护院中了马德胜的毒手了。蒋百顺顺着木梯上了哨楼，却见到护院正在哨楼里挣扎。马德胜的土匪只是把他的头塞进裤裆里，绑扎了四肢，并未要他的命。蒋百顺给护院解开了绳索，骂道：“马脸怎么没杀你，你是不是和他演了个苦肉计？”

护院惊魂未定，嘴角哆嗦了好一会儿才说：“老爷，绑我的是李三，他，他……”

李三还是个小青年，是马德胜远房表弟，他舅家就住在南城集街上，常随花长水、马德胜来蒋家快活，和护院都熟悉，也许他天良发现，对护院手下留情了。

蒋百顺狠狠踢了护院一脚：“你吃我的粮，拿我的洋钱，连个土匪都防不了，白养活你了。你给我到前面的哨楼看看，人还在不在？再把长工伙计都叫起来，把大院守好，再让土匪摸进来，我要你狗命！”

护院听了，不敢多言，跌跌撞撞地下了哨楼，落实蒋百顺的指派去了。蒋百顺跟着也下了哨楼，神色慌张地跑进了紧挨围墙根的厕所里，细细端详一番后，重重出了一口气，脸色平缓下来，这才感到左耳根揪心揪肺般的疼痛，手捂着耳根，嘴里嗷嗷叫唤着，怒气冲冲地又奔回了内室。白玉兰还在被窝里打哆嗦，蒋百顺掀开被子，恶狠狠地说：“马脸没把

你怎样？”

白玉兰说：“老爷他没把我怎样。”

蒋百顺说：“马脸没睡你？”

白玉兰说：“老爷他没睡我。”

说话间，蒋百顺看到白玉兰奶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气急败坏地骂道：“还说没给他睡。老子今天就把你卖到妓院，让你睡个够。”扑上去对着白玉兰雪白的身子又抓又咬，一会儿工夫白玉兰就遍体鳞伤，疼得她惨叫着求饶：“老爷莫打了，我怀了你的骨肉。”

蒋百顺一下怔住了：“你怀上了？不是骗我？”白玉兰说：“是真的没骗你。”说着鼓起了肚子。蒋百顺伸手在白玉兰的肚子上摸了摸，果真硬硬的，像是有了孩子。不由百感交集地喊了声：“我的小心肝呀！”抱住白玉兰又亲又摸。

蒋百顺摸够了亲够了，打开床底下的一处暗板，在里面摸索一阵，拿出一只暗红色的木匣，取出一对玉镯说：“这可是值钱的宝贝。”亲自给白玉兰戴在手腕上。

白玉兰忍着疼痛，善解人意地说：“老爷，家里被姓马的抢空了吧？这镯子收起来，待日后派用场吧。”

蒋百顺突然笑道：“你说我蒋家空了？噢，对对对。蒋家是要让马脸给败了！我恨不得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明天管家回来，我就让他去给花大瓢把子送信，灭了他狗日的。”

蒋百顺所以发笑，是马德胜的打劫并未伤及蒋家的筋骨。蒋百顺知道自家的围墙挡不住土匪，而土匪一旦进来肯定会掘地三尺，所以他将家里的财宝藏在一处意想不到的地方，水缸下藏宝只是一处障眼法，不及蒋家家财的十分之一。真正的藏宝窟是绝密的，是蒋百顺亲自带着两个乞丐辛苦半个多月挖出的。在完工当晚，那两个乞丐好酒好肉饱餐一顿后就彻底消失了。现在，除了蒋百顺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个藏宝窟了。

白玉兰接着蒋百顺的话说：“老爷，要是光裕兄弟在，马德胜就不敢来祸害了。”

蒋百顺眼里闪着凶光说：“姓朱的要是在，说不定他会趁机害你我性命呢。”

白玉兰吃惊了：“老爷你可不敢瞎说，光裕兄弟怎么会害我们呢？”

蒋百顺阴了脸：“瞎说？马脸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他不在时来，我看十有八九是他俩串通起来害我蒋家的。”

白玉兰急了：“老爷待他不差，他哪能害你呢？你想多了。”

蒋百顺说：“他和朱瞎子走得那么近，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朱瞎子能说我好话吗？他恨不得一口吃了我呢。”

白玉兰糊涂了：“你说的是集上的朱瞎子？你俩不是对眼吗？”

蒋百顺说：“这事给你说不清，反正我觉得朱光裕不是善辈，我想辞了他。他要是不识相，我就让花大瓢把子把他灭了！”

白玉兰听得心里直冒冷气，说：“朱炮头是真心为蒋家出力，他又有本领，老爷还是不要辞了他。”

蒋百顺叹了口气：“就是因为他有一身本领，才让我琢磨不透，现在看来，这个人要不得啊！”

马德胜的袭击，让蒋百顺醒悟过来，要想确保蒋家的平安，除了有个好院落外，还得有个知根知底贴心贴肺的好炮头。朱光裕枪头准，功夫好，但他与东家却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动乱年代，匪患频发，最吃香的就是炮手了，一个个无不欺男霸女，横行霸道。身怀绝技的朱光裕却身无恶习，待人接物也是不卑不亢，尤其是对半瞎子朱仪桢礼义有加，更让蒋百顺不爽。为此，蒋百顺怀疑过朱光裕与朱仪桢有不可示人的关联，他曾多次派人转弯抹角地试探过朱仪桢，朱瞎子毫不隐讳地大赞朱光裕的能耐和人品，说他与朱光裕五百年前是一家，投缘。一次，

蒋家大院的张管家问朱光裕：“朱炮头，你为何对朱仪桢如此关切啊？”朱光裕神秘地说：“朱仪桢兄弟现在是国军旅长，听说从南边快回来了，到时他说话管用呢。”言语间流露出想到朱仪桢兄弟队伍混个一官半职的意思。张管家给蒋百顺说了，蒋百顺虽然讥讽朱光裕怕是抱错了大腿，倒也放松了猜疑。可是，前时蒋百顺得到线报，看到朱仪桢在淮阴城茶楼里和陌生人喝茶，还有人看到有陌生人从朱仪桢家出来，腰上分明别着家伙。蒋百顺一辈子做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踩点卧底掏洞绑票烂熟于心，是何等的机警。对朱仪桢兄弟是国军旅长的传闻越发半信半疑了，对朱光裕也更有了忌惮。他不想得罪朱光裕，更不敢贸然辞了他。朱光裕枪头子准，恼了他，那可是要一枪爆头的。再说，和朱仪桢来往的那些身份不明的人，难保不是和朱光裕一伙，他们若暗里打黑枪，那可是防不胜防。因而，对朱光裕这个潜在的威胁，蒋百顺动了杀心，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动手。

听了白玉兰的话，蒋百顺冷笑着说：“朱炮头真心为我蒋家出力？你想得太天真了吧！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凭他的本事，到淮阴城谋个差使或给达官显贵当个保镖，都挣得好钱，为何要到我蒋家来当炮头？我想，大院还是用知根知底的人稳妥。哪天我和他说说，请他另谋高就吧。”

白玉兰说：“你要辞了光裕兄弟，这岂不是伤了他的心吗？”

蒋百顺阴鸷地看了白玉兰一眼，心想，你对一个护院这么亲热，这么上心，莫非你对他生了情？无毒不丈夫，我岂止要伤他的心，我得绝后患，要了他的命！便敷衍道：“我是随便说说。朱炮头是个能人，我们蒋家还真离不开他呢。”

这时天色已微亮，大院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那个护院隔着窗子告诉蒋百顺，前面哨楼上的护院给土匪抹了脖子了。蒋百顺听了，心有余悸地摸了摸左耳根，吼道：“给我

拉后坟岗喂狗去！”

护院的离开后，蒋百顺叹了口气，对白玉兰说：“管家不在，什么事都得我操心，看来，大院离不开他啊！他是前天去的淮阴城吧？事情也该办完了。”

白玉兰没有吭声，心里还在想，要是光裕兄弟在，马德胜就不敢来祸害蒋家，不敢欺负我了。他都走了五天了，也该回来了。

三

成子湖畔的深秋，风轻云淡，天高气爽，成群的飞鸟飘逸在蓝天，金色的阳光将白帆染成迷离的羽翼，逶迤在银色的波纹中，如同一只只神秘的精灵，给人无限的遐想。空气中水汽氤氲，凉爽扑面，让人心旷神怡。湖道上三三两两的行人，或指指点点，或驻足观看，一览大湖秀色。唯有朱光裕行色匆匆，无心观看这如画美景，恨不得一步跨到南城集，跨进蒋家大院。

朱光裕是五天前去湖西太平镇、周嘴、吕集圩几处收账的，这是他半年来第二次外出收账了。本来，作为蒋家大院的护院炮头，收账不是他分内之事，只因成子湖地界匪患猖獗，许多股匪、独匪藏匿于大湖周边的沟河湖汊、苇荡草滩，杀人越货，草菅人命，闹得人心惶惶，蒋家货栈的账房不敢单个前去。朱光裕有一身功夫，枪法也好，为人沉稳老练，东家蒋百顺就差他和货栈的记账伙计一同前往湖西。

说心里话，朱光裕不愿外出收账，一路上的辛苦和风险倒是其次，他最见不得的是欠账人的为难和死磨硬缠。而蒋百顺让朱光裕来，用意正在此处：如欠账之人不干脆，让朱光裕动武逼讨。吃人家饭就得服人家管，端人饭碗，得听人使唤。朱光裕虽说心里不乐意，也难违东家意志。但世间诸事，皆定于冥冥之中，朱光裕此番勉强之行，没想到遇到他人生的一位大贵人，并由此规划了他壮怀激烈的人生。

离了蒋家大院，从南城集南二十里处高渡登船时，朱光裕见船舱条凳上坐着一位相貌不凡、道家装束的老者，同船的一位与朱光裕面熟的老先生悄声告诉他，此人就是“李铁

嘴”李凤翔先生。李凤翔是个在苏北皖东北被神化的人物，据说大唐神人李淳风是其先祖。李淳风是唐代杰出的学者，精通天文、历算及堪輿神术，其与袁天罡所著的《推背图》以预言的准确而著称于世。传说武则天当政之时，分别差丞相李淳风与国师袁天罡外出选择皇陵，数日后，两人回朝交差。谦让之后，李淳风先讲，墓穴选在长安西面某地，并埋下了一枚铜钱。袁天罡后说，墓穴也选在西北某地，并砸下了一颗铁钉。武后即差人与他们前往验证。两人所选，竟是同一穴地。当差人挖开验看记号时，大家惊奇地发现：果然有枚铜钱，孔中砸着一颗钉子。武后厚赏两位，便把陵墓建在此地，这就是乾陵。而有关李凤翔的奇闻轶事，更是不胜枚举，说他前知三百年，后知三百年，所说之事无不灵验，被誉为“李铁嘴”。其性格古怪，自诩目中有神无人。早年，他曾因一句大为不道的恶语被韩德勤家人痛打，更是为人津津乐道。那时韩德勤还在学校读书，李凤翔见了迎头便拜，说他是韩恢的种，日后必将成为封疆大吏。韩德勤父亲是教书先生，韩恢是他叔父，老同盟会员。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时，被孙中山授以讨贼军总司令之职。韩家子侄听了李凤翔无理之言，将他一顿痛打。谁知日后韩德勤果真出人头地，人们这才知他有识人之术。

朱光裕听说道人是李铁嘴，顿时大为心动，他心中藏着一件极为隐秘的大事，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为这件大事而活着。如今他年近而立，尚未得了心事，这让他寝食难安。现在遇到这位难得一见的人物，朱光裕岂能放过，心中暗暗打定主意，请李铁嘴为他点化一二，看心愿能否得成。三十里水路，朱光裕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船小浪大，他就站在李铁嘴身旁，替他挡风遮浪，船体摇晃时，还伸手相扶，对朱光裕这些示好举动，李铁嘴似乎毫无感觉，闭目养神不为所动。朱光裕几次想开口讨教，见李铁嘴那副神态，还是未敢打扰。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渡船到了周嘴庄前面的码头时，因风大，渡船兜了个弯，碰倒一根插在水里拴着渔网的木棍，一旁小船上的一个蛮横的壮汉，用横竿挡住渡船，说是毁了他的渔网，放跑了一网的鱼虾，得赔偿九块银圆。九块银圆，这壮汉眼毒，一眼就看出船上乘客的人数，正好一人一块银圆。一块银圆这可是个大数字，在成子湖地区能买三十斤大米，或者二十五斤面粉，或者八斤猪肉，或者七十个鸡蛋。船上的人知壮汉就是渔霸湖匪，都不敢吭声，惹了他，轻的劫了你身上钱财，将你痛打一顿；重的把你扔进湖里，让你性命难保。开春时，曾有一对小夫妻回娘家，渔霸看上新媳妇身上那件蓝花褂子，让她脱下来，被新郎阻拦，渔霸将新郎扔进湖里，还用船篙往水里捣，活活把人打死了。动乱年代，花钱消灾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和习惯之举了。一见壮汉逞凶，胆小的乘客已急忙去怀里摸钱了。没想到一路上一言未发的李铁嘴，突然慢条斯理地开口说道：“朗朗晴空，日照当头，执仗打劫，天理不容！”

壮汉听了一愣，细看，斥责他的人是一个双目微闭，端坐在船舱条凳上的干瘦小老头，全不把他当回事，不屑地说：“老头，大爷我今天就执仗打劫你，看老天如何不容我。我这盘渔网值十块银圆，这网里的渔足有千斤，别人一块银圆赔我的鱼钱，你得拿十块银圆赔我这盘渔网，不然我今天就把你这老东西扔到湖里喂鱼！”

艄公怕出人命，连忙替李铁嘴赔不是，求渔霸放过他。谁知李铁嘴又慢条斯理地说道：“老朽这里倒是有十块龙洋，只怕你是拿它不走。”渔霸是个湖匪，横行霸道惯了，何时被人这么藐视过，恶狠狠地说：“拿不走？今天龙洋和你的命大爷我都要了！”提起船篙，直直地向李铁嘴胸口撞来。这时，奇迹出现了，就见朱光裕身影一晃，一把抓住船篙，借力一纵，跃上渔霸的小船，只一拳就将渔霸打落水中。

渔霸猝不及防，呛了一肚子水，钻出水面气急败坏地